楚辭集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悲回風

瑗按此篇因秋夜愁不能寐感回風之起凋傷萬物而蘭茝獨芳有似乎古之君子遭亂世而不變其志者遂託爲遠遊訪古之辭以發泄其憤懣之情然而遍遊天地之間愈求而愈遠其同志者終不可得一遇焉故心思之沉抑而竟不能已也其辭旨畧與後遠遊篇一二相類然

觀篇末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二言又足以徵屈子之質其所投水而死也明矣後世之論屈子者奚爲不信楚辭而信他說也邪不惟不信而又反援他說牽強以解之使楚辭之旨湮鬱千載而不明屈子之爲人沉晦千載而不白徒令後世吹毛者之攻其瑕而摭其過焉可勝嘆哉此篇詞氣渾雄悲壯驟而讀之雖若稠疊可厭而熟讀詳玩之餘則旨意實各有攸歸條理脈絡燦然明白眞作手也嘗聞之師曰此篇議論幽眇詞調鏗鏘體裁齊整奇偉佚宕

如洪濤巨浪奔騰澒湧舂撞如汪洋大海之間視之令人䰟奪目眩莫可端倪非規規然從事於尋常筆墨蹊徑間者所可得而彷彿其萬一也朱子乃以爲臨絶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強疎鹵尤憤懣而極悲哀其亦未之深思歟海虞吳訥亦謂此篇臨終之作出於瞀亂迷惑之際詞混淆而情哀傷無復如昔雍容整暇矣是亦拾人之涕吐者也局嘗深考其文而爲自得之言乎謂之曰憤懣哀傷是矣然視諸篇亦未見其甚也且涉江懷沙之篇舊說俱指爲臨淵沉

流之作是則當爲屈子之絕筆也然今觀之雖其亂辭有死不可讓之說而篇內則優柔沖淡規矩精緻而爲和平之音抑又何也是皆不考屈子實未嘗自死故解說楚辭者多牽強附會其意雖和平之音亦視之爲憤懣之詞假令屈子之果死也是亦自欲死耳非人君之強迫也既非屬鏤之賜亦非犴狴之囚又非刳剖之慘又奚至於昏亂迷惑而顚倒錯謬也哉其不然也審矣後之讀楚辭者幸反覆詳玩究其始終要其通篇言之所指意之所歸而不尋章摘句

以立說執詞泥字以害意拂去舊見而獨攄楚辭本文朝夕諷誦之久則自有妙悟自有神解方知屈子之實未嘗自死屈子之辭不爲盡怂而予之所言不爲妄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寃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

陽薄陰則繞而爲風回風者謂旋轉之風也爾雅曰迴風爲飄回風亦謂之飄風下文曰隨飄風之所仍是也搖謂搖落也九辨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草木搖落而變衰亦此意也王逸曰言飄風動搖

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讒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也其說亦是但以物有微而隕性句照之則搖不只謂搖動之義冤結謂冤枉之情絓結於心而不可解也傷痛也微物指蕙也隕落也性猶命也王逸曰言芳草爲物其性微眇易以殞落以言賢者用志精微亦易傷害也聲回風之聲風本無形故只稱其聲又曰隱也先倡言風雖無形而實能先爲之倡以撓萬物故回風起而蕙遂搖落也讒人之踪跡詭密中傷君子猶風無形而能殞物也此章首句爲冒頭次句申言其悲也第三句申言其

搖蕙也第四句申言回風也然蕙之搖落由回風先爲之倡而心之悲傷又因蕙之搖落也朱子曰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爲之倡也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猶是矣瑗按此章王逸專以讒人害賢者言朱子之說又推廣其意亦相通也大抵此章以蕙比君子之身下章蘭茝比君子之志也蕙之品雖不如蘭其盛衰亦不甚相遠當蕙搖落之時而蘭茝恐亦將披離不得獨芳矣不過參錯起興言回風既起蕙雖殞落而蘭茝獨芳猶讒人既與而忠直之士身雖可殺而志終不

可奪也非莫分蕙而優蘭茝讀者當以意逆志可也彼天下之事有倡則有和如回風一起而草隨之披靡君風爲之倡而草爲之和者故孔子言感應之機曰草上之風必偃然小人之倡害君子而君子豈亦有所和哉今以風先倡而物殞性以比小人興而君子害者須以意會不可執其詞也

鳥獸名以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凡翼曰鳥凡蹄曰獸君單言則彼此可遍而對舉則當分也號群呼其類也生曰草枯曰苴君單言

則彼此可通而對舉亦當分也比連彙合併之意葺王逸曰累也朱子曰整治也瑗按魚鱗之排列重襲次第儼然若有所積累而整治也合二意始備近曰離遠曰別自別謂魚因風起寒生亦葺鱗而遠遁也有鱗曰蛟龍又蛟亦別爲一物隱匿也文章謂鱗甲之光彩也瑗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酈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蓋魚龍生於水者也至秋則水涸而非淺瀨之所能容故自然而隱去若因秋風而然耳至於鳥獸草苴則產於山者也蓋實因秋風起而草木蕭疏鳥獸之巢窟

無所蔭蔽故長鳴以號群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蘭茝幽而獨芳以喻君子處窮而不變其志也本以蘭茝之不爲秋風變其芳以喻君子之不爲小人變其志而又以荼薺之不同畝以喻蘭茝之異於衆芳所謂比中之比也王逸直以忠佞不同朝解之其意雖是而詞則欠體帖也此承上章言回風既起秋冬、向寒不特蕙微而隕性而萬物莫不皆然以言乎鳥獸則鳴號以求其群匹矣以言乎草苴則連枲變衰而不茂矣以言乎魚龍則亦將葺其鱗甲而違遁晦其文章而隱藏矣而蘭茝則

生於幽谷之中而獨秀焉不因秋風而蕭瑟也君子之遭亂世也盖亦如此此與上章要相照應看屈子立言之意不在乎隕其性乃在乎幽而獨芳也盖蘭蕙之所隕者性也而不能泯者芳也今觀蘭蕙雖枯槁摧折而氣愈馨遠達可見矣此君子之所以比德也君子之所以擯棄者身也而不能屈者志也今觀君子雖貶絀殺戮而操愈堅剛不撓可見矣此屈子之所以自恃也下文曰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明此志而已矣瑗按此章上四句平看爲是王逸謂鳥獸鳴則草苴比而

不芳魚自别則蛟龍隱以避之以鳥獸與魚比小人以草苴蛟龍比君子朱子從之甚非也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

此簡舊在首章之後今按宜在此蓋承上章末句而言也彭咸古之賢人當殷亂世西適流沙屈子之所遺類之故屢稱之而此篇則極道其慨慕之心也造設也造思猶言設心也暨及同字見尚書及志承上造字而言也介如易介於石之介忘猶失也介者守之堅也不忘者介之久也言彭咸之

設心與立志當殷衰亂之世昏暗之君而能以中正自守確乎不拔而不爲世俗所汩溺也亦猶蘭茝雖當回風凋隕萬物之時不以幽僻而變其芳也萬變反覆無常也情卽虛僞之情也蓋掩也虛不實也僞不誠也長久也與上二句正相反言小人之設心立志千轉萬變反覆無常而虛僞之情雖欲徼取一時之名利而其情狀態度自有不可揜者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孰有虛僞之事而可長久者哉若彭咸者則所謂誠於中形於外者也固未嘗揜其不善而自無不善也其肯與大學

誠意章相合屈子可謂進於道矣此承上章蘭茝不以幽而變其芳因感古人不以窮而變其操然古人之操乃有眞知眞見眞守者方能持之於悠久而非虛僞之小人所可僥倖於萬一者也孰虛僞之可長卽是申言上其情不可揜句王逸曰言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詞前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知其態也其意固是但此章以彭咸之設心立志非小人之所能及而泛言之則屈子自寓之意讒人虛僞之情自隱然見於言表矣不必拘拘以讒人實之也朱子曰因回風之有實而

擭蕙遂感彭咸之志雖萬變而不可易也亦以有其實也君若浮虛僞則已不能久矣以萬變其情豈可盖句屬彭咸講固欠穩當而又以回風比彭咸失其旨矣非是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佳美也佳人猶言君子美好之通稱耳故有謂之佳士佳賓非必美女而後謂之佳人也佳人原自謂也或曰盖指彭咸而因借以自寓也永恒久也都亦美也永都指德行而言盖謂君子德行之美

恒久而不變也即上所謂介而不忘是矣更歷也統世猶言歷世也既與也自與猶自許也言君子之美雖歷屢世而特立之操足以自許其不變也猶今言歷萬世而無弊之意王逸以爲楚王長居世統朱子以爲屈原得續其官職失之遠矣思美人篇曰情與質信可保兮居重蔽而聞章即此意也所及謂志之所之其高遠直與浮雲齊也謂之曰憐者蓋亦自憐其志之高遠而不能有合於世也謂之曰浮雲者蓋浮雲輕則愈高遠也相羊共徘徊貌更統世以自既可久之志也浮雲共相羊

可大之志也可久可大此所以爲永都也有所觸
於心曰感謂見回風起而思及彭咸故遂賦詩以
明己之志也其卽孔子竊比於我老彭之意歟上
言造思及志而此獨言志者舉此可以該彼亦省
文耳夫志一而已矣然曰介志曰遠志曰耿志何
也介言其堅確也遠言其高大也耿言其幽深也
不幽深則淺陋不高大則卑小不堅確則頹敗其
與小人虛僞之情相去無幾矣故必遠以期之耿
以窮之介以守之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君子之志
矣始可與蘭茝幽而獨芳者比矣始可以昭彭咸

之所聞而託彭咸之所居矣璦按言不忘則曰介志言及浮雲則曰遠志言所感則曰聊志其用字極有斟酌非漫然而作者可同日而語也又按感一作惑朱子從之非是賦詩卽指已所作此篇之文也洪氏謂古詩之所明者與今所遇同故屈原賦之亦非是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悽悽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此章首句與上章首句提起對看皆頂彭咸章來

然意亦相承也上章憐巳立志之高遠此章傷巳
高遠之志隱伏而無所用也懷思念也如論語君
子懷德之懷下七句皆申言獨懷之意也折芳椒
以自處駢取善行以自居也上章永都之志亦是
增申重之意歔氣之呼也欷氣之吸也皆嘆息之
聲嗟嗟嗟而又嗟嘆之甚也詩曰嗟嗟臣工隱者
潛而不見也伏者屈而不伸也二字亦承自處而
來思者念之切也慮者憂之深也自鼻出曰涕自
目出曰泣涕泣者歔欷之深也交謂涕泣並下也
悽悽慘傷貌嗟嗟之甚也思不眠謂思慮慘傷之

極不能着寐也獨言思者舉此可以該彼亦省文
耳曙天明也長夜秋日晝短而夜長也終長夜謂
至曙也黄昏者夜之始天曙者夜之終也曼曼夜
長貌掩揮也此哀總承嗟嗟悽悽而言也掩哀猶
所謂排悶遣懷也言此獨懷之哀雖揮斥之而不
能去也以見哀之之甚此盖秋夜有感於回風而
獨懷不寐故悲回風之所以作也或曰上章憐浮
雲之相羊有所感於晝者也此章思不眠以至曙
有所感於夜者也下章寤從容以周流又所以感
於晝者也依風穴以自息又所以感於夜者也忽

傾寫以嬋媛又所以感於晝者也而回風總言耳
言回風一起景物蕭索令人傷感而晝夜輾轉於
無巳也其說亦甚是瑗按此章上二句爲冐頭中
四句並承上獨懷來末二句又總結之意雖同而
有淺深也學者讀古書而不以此法求之則如詩
之參差荇菜三章以及南有樛木采采芣苢維鵲
有巢殷其靁諸篇不亦稠疊重複之甚哉朱子精
於詩者也而所註之書亦莫有如詩之精者楚辭
乃公晚年所註視王洪舊註益加畧焉豈終以辭
賦之流待之而不重加之意耶抑亦旨趣尚淺近

而學者讀之當自悟耶砥子平生心事之苦楚學問之優長才華之精妙獨賴此篇之存歷千餘載無有能解其意而註之善者幸遇我文公為一顧盼可謂得所遭矣然精義大旨雖多表章而細微曲折之詳又不得為倒廩傾囷一開發之使其燦然復明與三百篇並傳以惠後學可勝歎哉

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寤覺也從容優游貌周遍也流游也流與游古通用故史傳言上流皆作上游逍遙行樂意自恃猶

自娛也蓋謂身雖見讒於小人見黜於人君而其道之在已者猶有可恃足以自娛也何爲哀苦至此乎下文所謂不忍此心之常愁是也二句乃自慰之詞此章承上言哀思之深夜既不寐幸而至旦已覺寤矣將欲從容逍遊聊尋樂以自娛又復感傷太息愍憐以至於氣之於邑而不可止焉方自慰而復自悲以見終不能釋然於懷也夫夜既掩此哀而不去畫又氣於邑而不可止其所以然者亦欲志彭咸之所志也豈徒哀傷乎已之不遇而已哉屈子所以作此篇之大意實在於此故篇

内於彭咸三致意焉讀者直不可不知故此章所以遠遊者蓋將欲尋訪彭咸也直至下文拼張弛之信期皆此意

紉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紉編皆結也纕佩帶也膺胷也謂絡胷者也纕膺之佩無日而可去以喻思心愁苦無時而可釋也折若木見離騷篇蔽遮覆也光日光也飄風即回風但無取義與前所用不同仍因就之意隨飄風之所仍猶所謂馭風而行也此章言已思心愁苦

無時可釋將折取若木之枝以爲蓋而遮蔽其杲
杲之日光乘此飄風之所止或與彭咸之一遇以
爲知已之遭庶幾少慰此懷也上章言因欲遠遊
而復悲傷之甚此章言因悲傷之甚而復欲遠遊
下二句即離騷篇折若木以拂日聊逍遥以相羊
之意王逸以飄風比小人言因隨群小而遊戲也
非是朱子以爲言欲自晦而隨俗也是用惜往日
篇慚光景之誠信身幽隱而備之之意亦非是詳
玩上下文意還是欲遠遊訪彭咸之意蓋言折此
若木以蔽日光隨飄風以往就彭咸也乃寄託之

詞無比喻之意讀者更詳之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其君湯撫佩衽以按志兮

超惘惘而遂行

存在也髣髴謂如見其形似也不見又復不在也即詩所謂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論語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意也盖指彭咸也朱子曰指君而言非是踊躍銳意往進貌湯沸熱之物以爲不得往進而熱中之喻所謂欲罷不能是也撫揗也佩雜佩也衽裳際也按志抑弭其志不使躁急也應上心踊躍其君湯而言超遠舉貌惘惘猶茫茫盖

不知其定在方所而將周流以求之也遂猶速也
論語曰明日遂行此承上二章而言言已隨飄風
所仍以求彭咸時或髣髴而得其形似之所在已
而又復不見將以爲或遇邪則忽焉不見將以爲
不遇邪則又髣髴而存若在若亡莫知定在此心
之所以踊躍而不能已也惟此心終不能已故復
從容而按志超然而遂行將以周流乎天地之間
以冀其終當獲遇而後已焉上二章言或行或悲
意猶未定至此則決於行矣瑗按此篇所謂遠遊
之說雖若託爲求訪彭咸之所在然其意實寓乎

求道之心觀此章所言其意與顔淵喟然嘆曰章相類後章嘆老之將至及下文愈求愈遠之說其微詞與旨實有所在也上章之所言志者豈徒然哉或曰彭咸之所在卽道之所在也亦是

歲忽忽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

此承上章而嘆已之將老此所以急於行而求古人也曰歲曰時互文耳或曰歲者時之積也時者歲之分也歲指一歲而言時指四時而言亦通忽忽去之速也土崩水逝皆曰頹易詞也冉冉來之

迫也忽忽而若頹言既往之歲也王逸曰年歲轉去而流沒也冉冉而將至言將來之時也王逸曰春秋更到與老會也所謂去日苦多來日苦短是也槁枯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或曰謂節節而離斷也歇銷也不比謂不連屬茂盛也下句即申接上句之意承上歲時而踰年老也王逸以薠蘅枯踰年衰節離踰齒落芳歇踰志意智慮而盡闕或又以上句踰年紀之衰下句踰才華之退似太支離瑗按大禹有惜陰之勤孔子有愛日之志楊雄有競辰之心屈原往往有遲暮之歎蓋有聖

賢汲汲皇皇之意矣但篇内所言者有二意有行道之嘆有求道之嘆此則盖歎其欲急於求道也或曰自此章至末皆承超惘惘而遂行之句而推衍之耳亦通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有所警誡而悔改之曰懲此言指前更統世以自貺竊賦詩之所明及往日以忠貞清白自誓自許之言皆是聊苟也言此心之不改者盖欲證此言之不可苟也王逸曰明已之詞不空設也是矣此

承上章言巳年巳老矣功業莫建道德無聞脩名不立既憐此心之不可變又誓此言之不可苟又不忍此心之常愁而反巳自省愁嘆無益又安能鬱鬱於此而不爲遠遊之行求知巳之遇一㵾其憤懣之情而徒以讒人芥蔕於胷中也哉寧溘死而流亡是喚起下句甚言其不忍此心常愁之意而見遠遊之志决也

孤子吟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

昭彭咸之所聞

幼而無父曰孤吟呻吟也哀痛之聲抆拭也吟而

抆淚自傷歎獨無所依歸也放棄逐也記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出而不還擯絕之深不復收録也隱痛也孤子之哀放子之苦誰有能思念之而不爲之傷痛者乎於此而不痛者是無人心者也屈子太息而流涕永嘆而增傷其哀吟也甚矣九年而不復歷年而離愍其不還也久矣楚王獨不一思而痛之何心哉曰昭彭咸之所聞者又將遠去而求知已以泄其憤懣之心也此章言昭所聞者謂尊所聞下曰託所居者行所知也反覆申言直欲以古人自期古道自處豈徒付之空言而已

哉瑗按惜誦篇援引申生孝子之事此又以人子之孤放而自比之其恩義固有不容以遽去者所謂君親一體忠孝一道屈子知之深矣後世弔屈原者若楊雄反騷固無足道至於賈誼亦曰班紛紛其罹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雖不若反騷譏刺之甚然以罹尤之故不責讒人與楚王而乃歸罪於原其旨與雄相去幾何吾嘗怪世人獨恕誼而詆雄也楊雄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蓋言屈原之德堅白如玉而雖有

讒言冊青之變不能損其質也何爲不智乎知冊青之不能變玉則讒言之不能變屈原可知矣如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之語蓋深許其智也反騷者或雄少年之作而法言乃晚年進道之言故嘗自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則反騷爲少作無疑矣後世解法言者乃謂雄譏原不智蘇子瞻吊屈原亦曰變冊青於玉瑩兮雄乃謂子爲非智豈非惡而不知其美而恕詛者豈非好而不知其惡歟吾觀柳子厚與蘇子由之賦獨有所取焉子厚曰仲尼云魯人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

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貳子由曰宗國隕而不救兮夫子舍是而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犧將語而出涕此數語也可謂知屈子之爲人而深得乎其心矣或曰然則離騷惜誦涉江及此與遠遊諸篇又往往述其隱遁之志何也瑗曰不去者屈子之本心欲去者不得已之至情也事君

之忠保身之哲二者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矣君子之於人也豈可以執一而論哉如孔子嘗欲浮海居夷而卒未嘗去也嘗欲赴弗擾佛肸之召而卒未嘗往也使執前言而論之則爲沮溺之流使執後言而論之則亦由求之類矣屈子固非其倫然今觀其所言一篇之中或仕或隱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非無一定之見也而臣子處人倫之變其顛踣困頓之情而其所言自然有此二者而不容以僞爲也其於去就死生之間若執一定之見以處人倫之變又何難乎此所以三仁之中而

先儒謂箕子尤處其難者苟非析道之精而嘗遭人倫之變者不知此意也惜誦曰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嗚呼觀此則可以知屈子之所遭矣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

自平地而上山曰登山小而銳曰巒石巒則無草木蔽翳可遠望也望望彭咸也路登石巒之徑路也眇眇幽深貌默默寂寞貌總言道路僻陋而無人聲也舊註分帖非是深造曰入蓋言登高既無

所見故復深入以尋訪也景古影字響聲響也無應猶言不答也省想亦猶景響也如今俗言絕不聞消息之意此等字當以意會難明觧也洪氏曰省察也審也朱子曰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者也然以察審記想釋之詳照本文之意亦不穩順王逸曰目視耳聽歎寂寞也意雖是而於省想二字亦滑突欠明白也瑗按有所望者則有所見有所感者則有所應有所求者則有所得今登高入深極其搜覔顧乃耿耿焉默默焉而景響省想之無所遇焉能不令人鬱鬱而愁哉無

應以在人而言不可得以在已而言二句一意曰入日聞互文也本謂深入尋訪而絕無所聞耳景嚮無應省想不得所以極狀其無聞也或曰上二句言登高無所見下二句言入深無所聞或曰下二句俱承耿耿默默而申言之按二說皆通但彭咸乃古人必無可遇之理屈子特設言以見惟彭咸爲知已而今世求如彭咸者既不可有而思古之彭咸又不可及而此心之常愁將何時而已邪蓋託詞以渫其憤懣之情耳此段至下翩冥冥之不可娛皆承上章昭彭咸之所聞一句而言然謂

之曰昭彭咸之所聞者蓋彭咸之道乃聞之於古者而已之道又聞之於彭咸者今爲守之而不忍變者所以欲昭明其彭咸之所聞於古者也嗚呼其道自古相傳由彭咸以至於巳其責任亦重矣又安肯一旦而壞之哉可以觀屈子之志矣下託彭咸之所居其意倣此但此以知言彼以行言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此承上章言求彭咸之知巳而不可得故極其愁也鬱鬱不舒暢也無快不樂也居居然也或作退

居非是盖此時正在石巒之上也或作居石巒之上如後處雌蜺之標巔依風穴以自息之意亦通戚戚迫蹙急切之意解除也韁羈見離騷所以絡馬者也心有愁戚不能開豁猶馬有韁羈則不能放逸也繚纏縛也轉既繚而復繚之也締結不解也言鬱結之氣如繩之輾轉繚繞而自相糾結不可解脫也上句以馬喻心此句以繩喻氣而四句不過反覆言其愁之甚也但始而鬱鬱既而戚戚既而韁羈而繚轉始而無快既而不解既而不開而自締其詞意又自有淺深之序讀者不可不知

也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
物有純而不可爲
此章承上入石巒之深而有感於其中風景之蕭
索而言也穆深微貌無垠無邊際也此句言丘壑
之邃僻莽茂盛貌懷沙篇曰草木莽莽是也芒芒
廣大貌儀俔通用無儀猶無垠也此句言草木之
蔽晦聲有隱而相感猶聲有隱而先倡也指飄風
而言倡感其義一也盖有所倡者有所和而亦有
不和者蘭茝幽而獨芳是也有所感者有所應而

亦有不應者物有純而不可爲是也但前物有微
而隕性物字專承蕙言此物字乃泛言而亦暗指
蘭茝以自喻也王逸獨指松柏意是而詞隘矣純
而不可爲謂受氣之渾厚而不可變化也化字與
爲字古書及古韻多通用如訛字亦作譌則化與
爲通用可知但不能求其說而易曰變化云爲則
其義相通者久矣莊子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
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此即物有純
而不可爲之意也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緜緜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

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此章又承上言復出幽谷之中而登石巒以遠望有感於天地山川之曠蕩石巒不可以為娛將渡大江上高巖以尋訪彭咸之所居也邈遠也漫漫猶茫茫也不可量謂不可以丈尺量度而算計也此句言天地之寥廓縹猶縹緲與綿綿皆遠意也舊註俱解為微細也非是古人用字多不拘如窈窕詩言淑女而後世言山之深奧者亦稱之淜滂本謂水而宋玉風賦亦用之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學者當以意會可也紆屈曲之義此當解作縮也不可紆言不可縮也此句猶後世所謂安得縮地術與君相晤言之意蓋指山川之迢遞也悄悄憂貌詩曰憂心悄悄是也旣言愁悄悄又言常悲如上文旣言愁鬱鬱又言無快楚辭中此類極多古人文章非如後世之拘拘不可以爲病也詩曰亦旣見止又曰亦旣覯止旣曰何辜於天又曰我罪伊何旣曰昊天巳威予愼無罪又曰昊天泰憮予愼無辜使今人作之豈不爲重複可笑古人未嘗以重複爲嫌而亦自有淺深輕重之不同古今文

章之重複者無如此篇然其意皆有所屬而其指各有攸歸也學者不深究詳考而朱子且以顛倒重複言之況其他乎翩翩翻貌猶所謂心搖搖如懸旌是也冥冥不可娛蓋言山中之幽晦不可久樂也二句又總結登石巒以下十四句以起下文也昭彭咸之所聞至此當為一段之意凌乘也流猶隨也凌大波而流風猶哀郢篇所謂順風波而流從之意言乘舟而濟渡也託彭咸之所居猶託彭咸之所在也設詞耳後世遂以自沈解之上文所謂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則彭咸又

豈嘗爲孤子放子耶離騷所謂濟沅湘以南征就
重華而陳詞則重華又豈嘗沉江湘以死而屈子
往從之邪遠遊篇所謂順凱風以從遊至南巢而
一息見王子而宿之審一氣之和德則屈子又豈
嘗眞至南巢而從王喬以升仙去邪故後世以屈
原爲投水而死者皆是因楚辭中此等語而附會
之者也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巔攄青冥而攄虹兮
遂倏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雰雰依
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此承上言登石巒小山以訪彭咸旣不可遇復上高巖峭岸以求之也峭峻也岸巖畔也處居也蜺虹屬蜺雌而虹雄也標杪也或曰古人稱山頂曰山椒椒字義不可解或當與標字通用或聲相近而訛也顛頂也山頂亦謂之冡據憑也青冥近天輕清高遠之氣也攄舒也攄虹蓋謂拂去其虹而將以捫天也倏忽迅速貌捫撫也倏忽而捫天蓋謂天非真可捫而所處之高若有所捫耳下倏忽二字甚妙四句言所陟攀之高而曰處雌蜺據青冥攄虹捫天者亦以形容巖岸之高峻他無所取

義也吸吞也湛清也漢儒皆解作厚也詩曰湛湛
露斯亦然朱子從之非是浮涼謂露之清澈其光
若浮而味涼也漱以水蕩口也凝謂聚而厚也霜
露之所結者也雰雰皎潔貌一曰分散貌依傍也
穴者巢窟之處也蓋風從地出而又出於地之虛
處故曰虛則生風又曰空穴來風凡風所從出之
處皆曰風穴如莊子所謂大塊之竅宋玉所謂土
囊之口是也自息獨宿也傾寤謂假寐輾轉之間
忽然傾側而覺寤也是亦獨懷不眠之意王逸曰
心覺自傷又痛惻也得其意矣但以嬋媛爲痛惻

非是嬋媛美女嬌態貌人之乍宿欠伸而起其體軟弱不能自持若嬌態也此二字楚辭凡四見離騷曰女須之嬋媛湘君曰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郢曰心嬋媛而傷懷此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朱子曰王註意近而語疏蓋顧戀留連之意也夫哀郢之嬋媛解爲顧戀留連之意而餘三處當從子解爲是而顧戀留連之意自在其中矣若直以顧戀留連解之雖得其意而於二字之義亦未甚明也四句言食息之潔夫古之高潔之士莫如彭咸而屈子自言其居處飲食之高潔如此此所以

爲託彭咸之所居也然忽傾寤以嬋媛蓋又傷彭
咸之不可遇而不能忘情於懷又將登崑崙岷山
極高極遠之處而尋訪之以期必得也瑗按依風
穴以自息者特謂伏匿於窟穴之中而託宿耳曰
風穴者本無所取義蓋以此篇因悲回風而作故
曰隨飄風之所仍曰聲有隱而相感或取其義或
用其字間或拈出題目一二使不離其題而亦不
屑屑以着題也此所謂大方家大作手無意於工
而自工也若後世賦雪詩而通篇絕不道雪字以
爲奇其不然者又皆粘皮着骨而太甚焉其可以

語此哉

憑崑崙以瞰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湧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

憑隱皆依據也如憑軾之憑隱几之隱崑崙見離騷岷山在蜀郡大江所出也二山名瞰霧清霧也舊解昏濁之氣非是是知其有霧而不知其有瞰霧也瞰一作瞰亦非是此二句着以字者蓋謂憑崑崙以望清瞰之霧氣隱岷山以望清瞰之江流也若下二之字便無望字之義此與上章上高巖

之峭岸並不言遠望者蓋承上登石巒以遠望而來也憚畏也水瀉瀨而爲湍湍水回流而復湧故曰湧湍也磕磕水石相激聲水得風而爲波洶洶風水相蕩聲此二句言風波之惡蓋因上言欲凌大波而流風以訪彭咸之居既上高巖久處亦無所遇而今復上崑崙遠望而風波之惡又不可渡也蓋託言彭咸之不能尋訪耳無取義也二句亦互文蓋謂在崑崙之上以望江中但見其波湍聲勢極爲洶湧令人心有所畏憚耳此等句法須以意會不可泥也或曰上句言所見下句言所聞恐

未必然容容紛亂貌直曰經罔罔然也猶所謂悵
悵貿貿之意芒芒即茫茫古通用横曰紀或曰大
綱曰經萬目曰紀亦通此二句言山川之淼茫曠
蕩也軋車輿咿啞之聲洋洋無所歸貌馳馬騎奔
騰之貌此二句總承上六句言也蓋言高巖獨宿
絶無所得而既覺寤之後復上崑崘之山以遠望
欲審其所從止將以求彭咸之所在但見風波之
凶惡而可畏山川之淼茫而難尋如此則吾之車
馬又將何所自而進何所馳而歸邪二句亦互文
言無從而止耳此章總見無所尋訪彭咸之所在

之意其言激霧清江波湍經紀皆無所取義舊註取譬之說皆非是夫屈子獨懷之情常愁之苦世既無知之者矣然而求其同志惟彭咸一人而已故不得不遠遊以尋訪之也然隨飄風之所仍則又存髣髴而不見登石巒以遠望則又入影響之無應上高巖以久處則又獨寤寐而無得憑崑崙以遠望則又無從而所止愈高而愈無所得愈遠而愈不可窮彭咸果安在哉聊志徒感而歲月如流又將誰可與語此獨懷耶誰可與共玩此遺芳耶

飄翩翩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濫濫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此章直從前篇從容以周流以下而總結之飄翩翩言旌旗之屬翼遙遙言車馬之屬氾濫濫言舟舲之屬車馬由陸而進者舟舲由水而進者旌旗又所以載之於舟車者也上下左右前後謂或上或下而求之或左或右而求之或前或後而求之言求之無定在以見已遠遊尋訪之周遍也伴畔同張弛如弓之或張或弛無一定之體以喻人無一定之信也相約曰期相期不畔曰信彭咸乃古

人而屈子未嘗與之期而今且曰信期而責彭咸或張或弛以背畔之何也猶後人弔古詩曰千載共襟期韓昌黎曰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孔子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孟子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楊子雲曰後世有楊雄者出則吾太玄必不廢也此類甚多皆是古人相期之語苟其志同其道同雖一生於千百載之上一生於千百載之下一生於東海之東一生於西海之西皆可以謂之相期之知已奚必並生於世邂逅面晤而後謂之相期也哉此章甚言已求彭咸之急欲踐其信期

而彭咸竟背畔之而不我遇也盖設言以見當世無知己者而知己者惟彭咸耳惜乎其不並生於世也其詞若憾其畔期而其實乃所以深表其慨慕之心也此篇似是專爲慕彭咸而作故極騁其詞以濼其憤懣耳若下文之四子是又不得已而思其次者也後世註此篇者多不深考其旨意而苟且以釋之如眇眇芒芒漫漫緜緜翩翩容容逶遥潏潏苛字皆各有所指舊俱釋爲憂愁悲感反覆不定之意故秖見其顛倒重複而可厭也惜哉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之俱下兮聽

潮聲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今施黃蘗之柱策求介子之所存今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今刻着志之無適

正視曰觀邪視曰窺炎燄也書曰火炎上炎氣言南方火氣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爲煙煙之所著又凝而爲液也露結而爲霜雨凍而爲雪俱下齊降也海水逆湧爲潮朝曰潮夕曰汐單言則可以該之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舉一歲而言之獨盛於二月八月之望日先儒論潮之說雖詳而辨覈之此物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理之難推

者也六經言潮者絶少蓋因中原無之故當時未有舉以詢聖人也觀枚乘七發則知楚之多潮故屈子言之相擊相衝激也瑗按炎煙者火氣之所成而盛於夏者也霜雪者水氣之所結而盛於冬者也潮水相擊則盛於仲春仲秋二季者也各舉四時之盛者而言之此四時之光景也曰觀曰窺曰悲曰聽參錯之文耳蓋謂四時之光景其聲色之觸於目入乎耳而感乎心不勝其日月如流之嘆也即歲忽忽其若頹時亦冉冉而將至之意故欲借四時之光景而急乘時以往來而周流以求

古之知已者借光景以往來猶假日以消憂之意
施加也棘有刺之木也然觀書傳有言黄棘者有
言青棘者有言赤棘者隨人所道耳或曰黄取中
色非是若以取譬言之則枉策亦取其曲矣策馬
鞭也以棘爲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
行速蓋欲急進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也所存所
在也見猶覽也放迹猶言放逸之迹也非放逐之
放調度見離騷刻如刀之刻木而所入之深也着
志如物有所附着而不能離也故安土重遷者曰
着土無適猶不去也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

去刻爲二子之明志而無他道也二句一意而有
淺深總見已學古之志專而切也蓋因上文遍求
彭咸之不可得故不得已而思其次也然二子與
彭咸未暇論其優劣但屈子之意以爲不得於彼
必得於此以見已之信而好古之志無時可懈耳
然亦特如此設言之實亦未嘗遇介子與伯夷也
故下文又嘆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
逖是也瑗按借光景以往來是總承上四句而言
蓋恐時光易過欲急於追古之意王註以爲願借
神光電影飛注往來非是洪註以爲假延日月往

來天地之間似矣而其指意又無所歸着故炎潮霜雪四句特為留連光景之詞而上下皆不知其所屬也又按觀炎氣之相仍以下五句足以該括遠遊篇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一篇之意讀者亦不可不知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逖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此又結通篇之意故以曰字更端之若亂辭是也

或云上當脫一亂字未知其術怨者有求而不遂悵憾之意也往昔往古也冀期望也言往古如彭咸與子推伯夷皆尋訪而不遇故怨之也悼傷感也來者來世也逖逖遼遠貌言來世遼遠不能相待故傷悼之也二句即遠遊篇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之意但彼乃嘆其欲及時行樂之意此則嘆其知已者之不可遇故也江淮二水名海江淮之所聚者也自適猶自得也子胥諫夫差夫差不聽賜劍而死乘以鴟夷之皮而浮之江既浮之江則必歸於海故曰浮江淮而入海大河即指今之

黃河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申徒姓名狄諫紂不聽負石沉於河事見莊子抗迹高蹤也曰浮曰望曰從曰悲曰自適曰抗迹亦互文也言本欲望江河而浮泛以從子胥申徒二子以自適不使此心之常愁也然又悲二子之迹高抗太甚非人之所能從者也夫驟而諫君巳失從容之道矣而其君不聽斯亦巳矣又負重石以自沉果何益於君國果何益於身名耶獨言負石者舉此以見彼二句蓋總責二子自處之不善也故屈子一則曰孰知余之從容二則曰尚不知余之從容則屈

子之未嘗強非其人忿懟不容可知矣二子之不爲屈子所取則未嘗懷沙而投淵也審矣任負也石卽沙石之石或謂石百二十斤非是末二句又總結之夫彭咸既不可遇矣於是而思其次其次又不可遇矣於是而又思其次君子胥申徒是又其次者也而非中道之可爲者也而屈子又不忍爲之此所以心絓結而不解思蹇產而不釋也